資治通鑑/卷28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八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八十六 後漢紀一

► 卷二百八十七

起強圉協洽正月，盡四月，不滿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86卷

【後漢紀一】　起強圉協洽正月，盡四月，不滿一年。

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天福十二年（丁未，公元九四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亥朔，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，乃易素服紗帽，迎契丹主，伏路側請罪。契丹主貂帽、貂裘，衷甲，駐馬高阜，命起，改服，撫慰之。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，契丹主曰：「汝安沒字邪？汝昔鎮邢州，已累表輸誠，我不忘也。」叔千拜謝呼躍而退。

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，契丹主辭不見。

契丹主入門，民皆驚呼而走。契丹主登城樓，遣通事諭之曰：「我亦人也，汝曹勿懼！會當使汝曹蘇息。我無心南來，漢兵引我至此耳。」至明德門，下馬拜而後入宮。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。日暮，契丹主復出，屯於赤岡。

戊子，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，責以殺父叛契丹，命左右臠食之。未幾，以其弟右

羽林將軍承信為平盧節度使，悉以其父舊兵授之。

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，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，並傅住兒鎖之。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，問：「應死否？」皆言：「應死。」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。己丑，斬彥澤、住兒於北市，仍命高勳監刑。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，皆絰杖號哭，隨而詬詈，以杖撲之。勳命斷腕出鎖，剖其心以祭死者。市人爭破其腦取髓，臠其肉而食之。

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，庚寅，宿陳橋，夜，伺守者稍怠，扼吭而死。

辛卯，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，置於黃龍府。黃龍府，即慕容氏和龍城也。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：「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，可求自便，勿與俱行。」太后曰：「重貴事妾甚謹。所失者，違先君之志，絕兩國之歡耳。今幸蒙大恩，全生保家，母不隨子，欲何所歸！」癸巳，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，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。契丹主數遣使存問，晉主每聞使至，舉家憂恐。時雨雪連旬，外無供億，上下凍餒。太后使人謂寺僧曰：「吾嘗於此飯僧數萬，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！」僧辭以「虜意難測，不敢獻食。」晉主陰祈守者，乃稍得食。

是日，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，都城諸門及宮禁門，皆以契丹守衛，晝夜不釋兵仗。磔犬於門，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。契丹主謂晉群臣曰：「自今不修甲兵，不市戰馬，輕賦省役，天下太平矣。」廢東京，降開封府為汴州，尹為防禦使。乙未，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，百官起居皆如舊制。趙延壽、張礪共薦李崧之才。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，契丹主素聞二人名，皆禮重之。未幾，以崧為太子太師，充樞密使，道守太傅，於樞密院祗候，以備顧問。

契丹主分遣使者，以詔書賜晉之藩鎮。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，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。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。匡威，建瑭之子也。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，以秦、成、階三州降蜀。

初，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，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，驅馬數萬歸其國，遣重威將其眾從己而南。及河，契丹主以晉兵之眾，恐其為變，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。或諫曰：「晉兵在他所者尚多，彼聞降者盡死，必皆拒命為患。不若且撫之，徐思其策。」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眾屯陳橋。會久雪，官無所給，士卒凍餒，鹹怨重威，相聚而泣。重威每出，道旁人皆罵之。

契丹主猶欲誅晉兵。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：「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，欲自有之乎，將為他人取之乎？」契丹主變色曰：「朕舉國南征，五年不解甲，僅能得之，豈為他人乎！」延壽曰：「晉國南有唐，西有蜀，常為仇敵，皇帝亦知之乎？」曰：「知之。」延壽曰：「晉國東自沂、密，西及秦、鳳，延袤數千里，邊於吳、蜀，常以兵戍之。南方暑濕，上國之人不能居也。他日車駕北歸，以晉國如此之大，無兵守之，吳、蜀必相與乘虛入寇，如此，豈非為他人取之乎？」契丹主曰：「我不知也。然則奈何？」延壽曰：「陳橋降卒，可分以戍南邊，則吳、蜀不能為患矣。」契丹主曰：「吾昔在上黨，失於斷割，悉以唐兵授晉。既而返為仇讎，北向與吾戰，辛勤累年，僅能勝之。今幸入吾手，不因此時悉除之，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？」延壽曰：「曩留晉兵於河南，不質其妻子，故有此憂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、定、雲、朔之間，每歲分番使戍南邊，何憂其為變哉！此上策也。」契丹主悅曰：「善！惟大王所以處之。」由是陳橋兵始得免，分遣還營。

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、宦者秦繼旻，以其為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。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。兀欲眇一目，為人雄健好施。

癸卯，晉主與李太后、安太妃、馮后及弟睿、子延煦、延寶俱北遷，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。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，又遣晉中書令趙瑩、樞密使馮玉、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。晉主在塗，供饋不繼，或時與太后俱絕食，舊臣無敢進謁者。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，相對泣下。穀曰：「臣無狀，負陛下。」因傾貲以獻。晉主至中度橋，見杜重威寨，歎曰：「天乎！我家何負，為此賊所破！」慟哭而去。

癸丑，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為秦州宣慰使。

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，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使，族人郎五為鎮寧節度使，兀欲姊婿潘聿撚為橫海節度使，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，漢將張彥超為雄武節度使，史佺為彰義節度使，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，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，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為保大節度使。晞，涿州人也。既而何重建附蜀，史匡威不受代，契丹勢稍沮。

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，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，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，軍府以安。

晉主之絕契丹也，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北院使，頗預其謀。契丹主入汴，繼勳入朝，

契丹主責之。時馮道在殿上，繼勳急指道曰：「馮道為首相，與景延廣實為此謀。臣位卑，何敢發言！」契丹主曰：「此叟非多事者，勿妄引之！」命鎖繼勳，將送黃龍府。趙在禮至洛陽，謂人曰：「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。我此行良可憂。」契丹主遣契丹將述軋、奚王拽剌、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，在禮入謁，拜於庭下，拽剌等皆踞坐受之。乙卯，在禮至鄭州，聞繼勳被鎖，大驚，夜，自經於馬櫪間。契丹主聞在禮死，乃釋繼勳，繼勳憂憤而卒。劉晞在契丹嘗為樞密使、同平章事，至洛陽，詬奚王曰：「趙在禮漢家大臣，爾北方一酋長耳，安得慢之如此！」立於庭下以挫之。由是洛人稍安。

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，大縱酒作樂，每謂晉臣曰：「中國事，我皆知之；吾國事，汝曹弗知也。」

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，契丹主曰：「吾國無此法。」乃縱胡騎四出，以牧馬為名，分番剽掠，謂之「打草穀」。丁壯斃於鋒刃，老弱委以溝壑，自東、西南畿及鄭、滑、曹、濮，數百里間，財畜殆盡。

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：「契丹兵三十萬，既平晉國，應有優賜，速宜營辦。」時府庫空竭，昫不知所出，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，自將相以下皆不免。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，皆迫以嚴誅，人不聊生。其實無所頒給，皆蓄之內庫，欲輦歸其國。於是內外怨憤，始患苦契丹，皆思逐之矣。

初，晉主與河東節度使、中書令、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，徒尊以虛名，而諸軍進止，實不得預聞。知遠因之廣募士卒。陽城之戰，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，又得吐谷渾財畜，由是河東富強冠諸鎮，步騎至五萬人。

晉主與契丹結怨，知遠知其必危，而未嘗論諫。契丹屢深入，知遠初無邀遮、入援之志。及聞契丹入汴，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。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：一，賀入汴；二，以太原夷、夏雜居，戍兵所聚，未敢離鎮；三，以應有貢物，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，城中憂懼，俟召還此軍，道路始通，可以入貢。契丹主賜詔褒美，及進書，親加「兒」字於知遠姓名之上，仍賜以木柺。胡法，優禮大臣則賜之，如漢賜幾仗之比，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。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，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，及文珂還，使謂知遠曰：「汝不事南朝，又不事北朝，意欲何所俟邪？」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：「虜恨我深矣！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，必不能久有中國。」或勸知遠舉兵進取。知遠曰：「用兵有緩有急，當隨時制宜。今契丹新

降晉軍十萬，虎據京邑，未有他變，豈可輕動哉！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，貨財既足，必將北去。況冰雪已消，勢難久留，宜待其去，然後取之，可以萬全。」

昭義節度使張從恩，以地迫懷、洛，欲入朝於契丹，遣使謀於知遠。知遠曰：「我以一隅之地，安敢抗天下之大！君宜先行，我當繼往。」從恩以為然。判官高防諫曰：「公晉室懿親，不可輕變臣節。」從恩不從。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，與從恩姻家，時在上黨，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，牒守恩權巡檢使，與高防佐之，遂行。守恩，建立之子也。

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，契丹遣使以馬賜之。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。唐主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。徙燕王景達為齊王，領諸道兵馬元帥。徙南昌王弘冀為燕王，為之副。景遂嘗與宮僚燕集，贊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，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懷，弗之顧，易怒曰：「殿下重寶而輕士。」取杯抵地碎之，眾皆失色。景遂斂容謝之，待易益厚。景達性剛直，唐主與宗室近臣飲，馮延己、延魯、魏岑、陳覺輩，極傾諂之態，或乘酒喧笑。景達屢訶責之，復極言諫唐主，以不宜親近佞臣。延己以二弟立非己意，欲以虛言德之。嘗宴東宮，陽醉，撫景達背曰：「爾不可忘我！」景達大怒，拂衣入禁中白唐主，請斬之。唐主諭解，乃止。張易謂景達曰：「群小交構，禍福所繫。殿下力未能去，數面折之，使彼懼而為備，何所不至！」自是每游宴，景達多辭疾不預。

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，且請詣長安修復唐室諸陵。契丹不許，而遣使報之。

晉密州刺史皇甫暉，棣州刺史王建，皆避契丹，帥眾奔唐。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。

唐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，以為：「陛下恢復祖業，今也其時。若虜主北歸，中原有主，則未易圖也。」時方連兵福州，未暇北顧。唐人皆以為恨，唐主亦悔之。

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，問曰：「吾國廣大，方數萬里，有君長二十七人。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，吾欲擇一人君之，如何？」皆曰：「天無二日。夷、夏之心，皆願推戴皇帝。」如是者再。契丹主乃曰：「汝曹既欲君我，今茲所行，何事為先？」對曰：「王者初有天下，應大赦。」二月，丁巳朔，契丹主服通天冠、絳紗袍，登正殿，設樂懸、儀衛於庭。百官朝賀，華人皆法服，胡人仍胡服，立於文武班中間。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，大赦。仍云：「自今節度使、刺史，毋得置牙兵，市戰馬。」

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，心怏怏，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：「漢天子所不敢望，乞為皇太子。

」崧不得已為言之。契丹主曰：「我於燕王，雖割吾肉，有用於燕王，吾無所愛。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，豈燕王所可為也！」因令為燕王遷官。時契丹以恆州為中京，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、大丞相、錄尚書事、都督中外諸軍事，樞密使如故。契丹主取筆塗去「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」而行之。

壬戌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，拔之。乙丑，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，丙寅，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。

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，歎曰：「戎狄憑陵，中原無主，令籓鎮外附，吾為方伯，良可愧也！」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，以號令四方，觀諸侯去就。知遠不許。聞晉主北還，聲言欲出兵井陘，迎歸晉陽。丁卯，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集諸軍於球場，告以出師之期。軍士皆曰：「今契丹陷京城，執天子，天下無主。主天下者，非我王而誰！宜先正位號，然後出師。」爭呼萬歲不已。知遠曰：「虜勢尚強，吾軍威未振，當且建功業。士卒何知！」命左右遏止之。

己巳，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箋勸進，知遠疑未決。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：「今遠近之心，不謀而同，此天意也。王不乘此際取之，謙讓不居，恐人心且移，移則反受其咎矣。」知遠從之。

契丹以其將劉願為保義節度副使，陜人苦其暴虐。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、都頭侯章謀曰：「今胡虜亂華，乃吾屬奮發之秋。河東劉公，威德遠著，吾輩若殺願，舉陜城歸之，為天下唱，取富貴如反掌耳。」暉等然之。晏與壯士數人，夜逾牙城入府，出庫兵以給眾。庚午旦，斬願首，懸諸府門，又殺契丹監軍，奉暉為留後。晏，徐州；暉，澶州；章，太原人也。

辛未，劉知遠即皇帝位。自言未忍改晉國，又惡開運之名，乃更稱天福十二年。壬申，詔：「諸道為契丹括錢率帛者，皆罷之。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，令詣行在。自餘契丹，所在誅之。」

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州，不克，退保固鎮。

甲戌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。至壽陽，聞已過恆州數日，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。

晉主既出寨，契丹無復供給，從官、宮女，皆自采木實、草葉而食之。至錦州，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。晉主不勝屈辱，泣曰：「薛超誤我！」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，欲與晉主俱自殺，不果。

契丹主聞帝即位，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節度使，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，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，以控扼要害。

初，晉置鄉兵，號天威軍。教習歲餘，村民不閒軍旅，竟不可用。悉罷之，但令七戶輸錢十千，其鎧仗悉輸官。而無賴子弟，不復肯復農業，山林之盜，自是而繁。及契丹入汴，縱胡騎打草穀。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、刺史，不通政事，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，教之妄作威福，掊斂貨財，民不堪命。於是所在相聚為盜，多者數萬人，少者不減千百，攻陷州縣，殺掠吏民。滏陽賊帥梁暉，有眾數百，送款晉陽求效用，帝許之。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，令暉襲相州。暉偵知高唐英未至，相州積兵器，無守備。丁丑夜，遣壯士逾城入，啟關納其眾，殺契丹數百，其守將突圍走，暉據州自稱留後，表言其狀。

戊寅，帝還至晉陽，議率民財以賞將士，夫人李氏諫曰：「陛下因河東創大業，未有以惠澤其民，而先奪其生生之資，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。今宮中所有，請悉出之以勞軍，雖復不厚，人無怨言。」帝曰：「善！」即罷率民，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，中外聞之，大悅。李氏，晉陽人也。

吳越內都監程昭悅，多聚賓客，畜兵器，與術士游。吳越王弘佐欲誅之，謂水丘昭券曰：「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。」昭券曰：「昭悅，家臣也，有罪當顯戮，不宜夜興兵。」弘佐曰：「善！」命內牙指揮使儲溫伺昭悅歸第，執送東府，己卯，斬之。釋錢仁俊之囚。

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，拔之，斬王暉。

建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，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。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，諭以己即帝位，從朗皆囚之。大將藥可儔殺從朗，推晏洪權留後，庚辰，遣使以聞。

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，括率錢帛，征督甚急。從朗既死，民相帥共殺熙。契丹主賜趙暉詔，即以為保義留後。暉斬契丹使者，焚其詔，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。

契丹遣其將高模翰攻暉，不克。帝見矩，甚喜，曰：「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，天下不足定也！」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，帝善之。

辛巳，以暉為保義節度使，侯章為鎮國節度使、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，王晏為絳州防禦使、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。

高防與王守恩謀，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眾大噪入府，斬趙行遷，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。守恩殺契丹使者，舉鎮來降。

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，性殘虐，澶州人苦之。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，夜襲據南城，北度浮航，縱兵大掠，圍郎五於牙城。契丹主聞之，甚懼，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、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，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。遣兵救澶州，瓊退屯近郊，遣其弟超奉表來求救。癸未，帝厚賜超，遣還。瓊兵敗，為契丹所殺。

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。

延州錄事參軍高允權，萬金之子也。彰武節度使周密，暗而貪，將士作亂，攻之。密敗，保東城。眾以允權家世延帥，推為留後，據西城。密，應州人也。

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，自領州事。

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，賀平晉國。契丹主與群臣宴於永福殿，每舉酒，立而飲之，曰：「太后所賜，不敢坐飲。」

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。趙延壽娶明宗女為夫人，淑妃詣大梁會禮。契丹主見而拜之曰：「吾嫂也。」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，契丹主以從益為許王、威信節度使，遂凝為安遠節度使。淑妃以從益幼，辭不赴鎮，復歸於洛。契丹主以張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司空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劉昫，以目疾辭位，罷為太保。

東方群盜大起，陷宋、亳、密三州。契丹主謂左右曰：「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！」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、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，仍以契丹兵送之。彥卿至埇橋，賊帥李仁恕帥眾數萬急攻徐州。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，揚鞭欲招諭之，仁恕控彥卿馬，請

從相公入城。彥卿子昭序，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，呼於賊中曰：「相公已陷虎口，聽相公助賊攻城，城不可得也。」賊知不可劫，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，乞赦其罪。彥卿與之誓，乃解去。

三月，丙戌朔，契丹主服赭袍，坐崇元殿，百官行入閣禮。

戊子，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。

辛卯，高允權奉表來降。帝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，密遂棄東城來奔。

壬辰，高彥詢以丹州來降。

蜀翰林承旨李昊謂樞密使王處回曰：「敵復據固鎮，則興州道絕，不復能救秦州矣。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。」癸巳，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。

契丹主復召晉百官，諭之曰：「天時向暑，吾難久留，欲暫至上國省太后。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。」百官請迎太后。契丹主曰：「太后族大，如古柏根，不可移也。」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。或曰：「舉國北遷，恐搖人心，不如稍稍遷之。」乃詔有職事者從行，餘留大梁。復以汴州為宣武軍，以蕭翰為節度使。翰，述律太后之兄子，其妹復為契丹主後。翰始以蕭為姓，自是契丹後族皆稱蕭氏。

吳越復發水軍，遣其將余安將之，自海道救福州。己亥，至白蝦浦。海岸泥淖，須布竹簀乃可行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，聚而射之，簀不得施。馮延魯曰：「城所以不降者，恃此救也。今相持不戰，徒老我師，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，則城不攻自降矣。」裨將孟堅曰：「浙兵至此已久，不能進退，求一戰而死不可得。若聽其登岸，彼必致死於我，其鋒不可當，安能盡殺乎！」延魯不聽，曰：「吾自擊之。」吳越兵既登岸，大呼奮擊，延魯不能御，棄眾而走，孟堅戰死。吳越兵乘勝而進，城中兵亦出，夾擊唐兵，大破之。唐城南諸軍皆遁，吳越兵追之。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，諸軍陳於崇文之後，追者乃還。

或言浙兵欲棄福州，拔李達之眾歸錢唐。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，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。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，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，乃曰：「吾軍敗矣，安能與人爭城！」是夕，燒營而遁，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。馮延魯引佩刀自刺，親吏救之，不死。唐兵死者二萬餘人，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，府庫為之耗竭。余安引兵入福州，李達舉所部授

之。

留從效引兵還泉州，謂唐戍將曰：「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，南接嶺海瘴癘之鄉，地險土瘠。比年軍旅屢興，農桑廢業，冬征夏斂，僅能自贍，豈勞大軍久戍於此！」置酒餞之，戍將不得已引兵歸。唐主不能制，加從效檢校太傅。

壬寅，契丹主發大梁，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，諸軍吏卒又數千人，宮女、宦官數百人，盡載府庫之實以行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。夕宿赤岡，契丹主見村落皆空，命有司發榜數百通，所在招撫百姓，然竟不禁胡騎剽掠。丙午，契丹〔主〕自白馬渡河，謂宣徽使高勳曰：「吾在上國，以射獵為樂，至此令人悒悒。今得歸，死無恨矣。」

蜀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，軍於固鎮，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。

張筠、余安皆還錢唐，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，以東府安撫使錢弘倧為丞相。

庚戌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，知府事。

辛亥，契丹主將攻相州，梁暉請降，契丹主赦之，許以為防禦使。暉疑其詐，復乘城拒守。夏，四月，己未，未明，契丹主命蕃、漢諸軍急攻相州，食時克之，悉殺城中男子，驅其婦女而北，胡人擲嬰孩於空中，舉刃接之以為樂。留高唐英守相州。唐英閱城中，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。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，凡得十餘萬。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，契丹主執而詰之，谷不服，契丹主引手於車中，若取所獲文書者。谷知其詐，因請曰：「必有其驗，乞顯示之。」凡六詰，谷辭氣不屈，乃釋之。

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，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，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，充步軍都指揮使，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，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，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。

癸亥，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。

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，謂蕃、漢群臣曰：「致中國如此，皆燕王之罪也。」顧張礪曰：「爾亦有力焉。」

甲子，帝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、觀察判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禹珪，密州人也。

振武節度使、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，更名從阮，置永安軍於府州，以從阮為節度使。又以河東左都押牙劉銖為河陽節度使。銖，陜人也。

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，將攻潞州。乙丑，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。

丙寅，以王守恩為昭義節度使，高允權為彰武節度使，又以岢嵐軍使鄭廉為忻州刺史，領彰國節度使兼忻、代二州義軍都部署。丁卯，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，領振武節度使兼嵐、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。帝聞契丹北歸，欲經略河南，故以弘肇為前驅，又遣謙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。萬進，并州人也。

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，將自汴溯河歸其國，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。至河陰，行德與將士謀曰：「今為虜所制，將遠去鄉里。人生會有死，安能為異域之鬼乎！虜勢不能久留中國，不若共逐其黨，堅守河陽，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，豈非長策乎！」眾以為然。行德即以鎧仗授之，相與殺契丹監軍使。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，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，眾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。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。

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，至鄭州。州有戍兵，共迫太為鄭王。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為僧，嵩山賊帥張遇得之，立以為天子，取嵩岳神衮冕以衣之，帥眾萬餘襲鄭州，太擊走之。太以契丹尚強，恐事不濟，說諭戍兵，欲與之俱西，眾不從，太自西門逃奔洛陽。戍兵既失太，反譖太於契丹，雲脅我為亂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，契丹將麻荅殺之，太無以自明。會群盜攻洛陽，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，太乃入府行留守事，與巡檢使潘環擊群盜卻之，張遇殺朱乙請降。伊闕賊帥自稱天子，誓眾於南郊壇，將入洛陽，太逆擊，走之。太欲自歸於晉陽，武行德使人誘太曰：「我裨校也，公舊鎮此地，今虛位相待。」太信之，至河陽，為行德所殺。

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，晞疑潘環構其眾逐己，使謨翰殺之。

戊辰，武行友至晉陽。

庚午，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，斬首千餘級。時耿崇美，崔廷勳至澤州，聞弘肇兵已入潞州，不敢進，引眾而南。弘肇遣誨追擊，破之，崇美、廷勳與奚王拽剌退保懷州。

辛未，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。

契丹主聞河陽亂，歎曰：「我有三失，宜天下之叛我也！諸道括錢，一失也；令上國人打草穀，二失也；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，三失也。」

唐主以矯詔敗軍，皆陳覺、馮延魯之罪，壬申，詔赦諸將，議斬二人以謝中外。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己、魏岑曰：「陛下踐阼以來，所信任者，延己、延魯、岑、覺四人而已，皆陰狡弄權，壅蔽聰明，排斥忠良，引用群小，諫爭者逐，竊議者刑，上下相蒙，道路以目。今覺、延魯雖伏辜，而延己、岑猶在，本根未殄，枝幹復生。同罪異誅，人心疑惑。」又曰：「上之視聽，惟在數人，雖日接群臣，終成孤立。」又曰：「在外者握兵，居中者當國。」又曰：「岑、覺、延魯，更相違戾，彼前則我卻，彼東則我西。天生五材，國之利器，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。」又曰：「征討之柄，在岑折簡，帑藏取與，系岑一言。」唐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，怒，貶江州司士參軍。械送覺、延魯至金陵。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，上表待罪。詔流覺於蘄州，延魯於舒州。知制誥會稽徐鉉、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：「覺、延魯罪不容誅，但齊丘、延己為之陳請，故陛下赦之。擅興者不罪，則疆場有生事者矣；喪師者獲存，則行陳無效死者矣。請行顯戮以重軍威。」不從。

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馮延己罷為太弟少保，貶魏岑為太子洗馬。

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為禍亂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，貶和州司士參軍。

乙亥，鳳州防禦使石奉頵舉州降蜀。奉頵，晉之宗屬也。

契丹主至臨城，得疾，及欒城，病甚，苦熱，聚冰於胸腹手足，且啖之。丙子，至殺胡林而卒。國人剖其腹，實鹽數鬥，載之北去，晉人謂之「帝□」。

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，謂人曰：「我不復入龍沙矣。」即日，先引兵入恆州，契丹永康

王兀欲及南北二王，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。延壽欲拒之，恐失大援，乃納之。

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為主，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。而延壽不之知，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，權知南朝軍國事，仍下教佈告諸道，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，兀欲銜之。恆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，兀欲皆自主之。延壽使人請之，不與。

契丹主喪至國，述律太后不哭，曰：「待諸部寧壹如故，則葬汝矣。」

帝之自壽陽還也，留兵千人戍承天軍。戍兵聞契丹北還，不為備。契丹襲擊之，戍兵驚潰；契丹焚其市邑，一日狼煙百餘舉。帝曰：「此虜將遁，張虛勢也。」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。會契丹出剽掠，仁魯乘虛大破之，丁丑，復取承天軍。

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，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。廷翰，冀州人，符習之甥也。

或說趙延壽曰：「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，此必有變。今漢兵不減萬人，不若先事圖之。」延壽猶豫不決。壬午，延壽下令，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，受文武官賀。其儀：宰相、樞密使拜於階上，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。李崧以虜意不同，事理難測，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，乃止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